



重返登陸地

——凱達格蘭簡史

當年聚落的部族、先人的古墓，在荒煙蔓草間，沉默了好幾百年，卻不肯消失。平埔族的文化保護工作不是把介壽路改成「凱達格蘭大道」就結束的，就其背後意義而言，這只會是一個開始。

循著台二線濱海公路由瑞芳進入貢寮，沿途的海岸景緻非常壯觀，海蝕平台、海蝕洞等自然景觀俯拾皆是，而深富人文風采的漁村、漁港風情，更是吸引著假日眾多民眾的目光。不過最近十年來，貢寮這塊

土地上最深刻的話題是——核四廠的興建。二十世紀末核四廠興建與否的爭議，突顯著民風淳樸的貢寮鄉民，對於經濟建設和大自然土地的深刻對話。在這股人與土地的對話中，處在最明顯地位的，莫過於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的出現和復活；而「三貂」這麼個名字不再是西班牙人命名 Santiago 的譯音，而是一個平埔族社名與族人的復活。隨著三貂社人的自覺，一連串尋找祖先歷史的工作方興未艾；而在這種自覺下，三貂社人告訴台灣人

民，他們應該叫做龜霧社人，因為他們稱自己是龜霧社人，而漢人稱他們為三貂社人。但是，為什麼三貂社人的自覺是如此重要呢？因為根據凱達格蘭族的歷史傳說，這裡是凱達格蘭族各社的發源地。

1996年3月21日，漢人史上頭一回民選總統的前兩天，北市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新路名本來盼望可以喚起些許悲愴的歷史，不少市民卻不耐新路名冗長難記。

2000年11月位於北投的凱達格蘭文化會館落成。面對被遺忘許久的凱達格蘭文化，我們保留下了些什麼讓人憑弔的記憶呢？

由來

凱達格蘭族長久以來，一直生活在現今行政區域的台北縣、桃園縣、基隆市、台北市的土地上，直到漢人大量入墾北台灣，凱達格蘭族的居住地區才面臨劇烈的變化。在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積極對台灣的原住民進行研究，日本學者將北部平埔族統稱為「凱達格蘭」，其中尤以伊能嘉矩為代表。他在1897年探查三貂社時，採到一則口碑說：「我們平埔族原來住在 Sanasai 地方。曾經因為出海捕魚，船在海上遇到颱風而漂流，其中有兩隻船抵達這裡的海岸，不得已上岸居住。」後來他又根據歷史口碑的一致性、生活習俗的關聯性、語言上同系屬等三證據，認為三貂社是凱達格蘭分布和遷徙所在，不過這都是口碑和傳說的推定而已。伊能嘉矩在1898年，率先在《淡北及宜蘭平埔族的舊社與分佈》提出台灣北部平埔族人的「分歧進向」（分支與遷徙方向），他是依照始祖傳說、生活習性及語言系屬三方面來考證，

推論北部地區的平埔族人最早都是在三貂社建立部落，後來分為兩支，一支向南行，進入宜蘭平原，另一支向西行，往基隆及大台北地區發展，也就是凱達格蘭人。

凱達格蘭族的舊社

原住民的村落，就是所謂的「舊社」。在日人統治台灣的時代，紀錄的凱達格蘭舊社有：三貂社、金包裏社、小雞籠社、奎北屯社（雞柔山社、外北投社、奎北屯社的合併）、八里坌社、房仔嶼社、武勝灣社、擺接社、雷朗社（秀朗社、雷裏社的合併）、挖仔社（秀朗社）、毛少翁社、（內）北投社、南嵌社、龜崙社、大小雞籠社、里族社、錫口社、搭搭攸社、奎泵社（圭母族社、大浪泵社的合併）等十九社，若合併的社分開來計算的話，則有二十三社。舊社的名字往往留在當初所在位置現今的地名裡，從消失的區域裡找尋凱達格蘭遺留下來的痕跡，是找回過去歷史的第一步。

社會文化

位於台北縣八里鄉頂厝村、八里污水廠內外的「十三行遺址」，年代約距今兩千至八百年前，為鐵器時代的文化。出土文物以幾何文硬陶為主，還有金、銀、銅飾、鐵器、銅錢、珠飾、玻璃環等。另外，也挖掘到水井、火塘、貝塚、屈肢墓葬群、柱洞群（住屋柱子所所在地層的空間叫柱洞）、煉鐵坊等遺跡。這些被認為極有可能是在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間都在台灣北部定居的凱達格蘭族的遺跡。郁永河1697年的《裨海紀遊》和黃書璫1722年的《台海使槎路》中的《番俗六考》是關於當時原

住民的實地紀錄。當中紀錄著凱達格蘭人除了捕魚和採硫磺，也從事狩獵，獵物則以梅花鹿、羌、山豬等小型動物為主。硫磺可以說是凱達格蘭族人對外貿易之大宗，因此他們很早就懂得利用加油添土的方式來提煉硫磺，並用硫磺和漢人交易。漢人墾拓對平埔族的影響，是鹿群棲息地的破壞，導致平埔族鹿場的消失，迫使平埔族改變生產方式，放棄狩獵游耕的生活，採行固定性水田農業。

歷史時代

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登陸台灣北部，那時被征服的台灣原住民，即是凱達格蘭族人。佔領了北台灣之後，西班牙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傳教，因此蓋了許多教堂。西班牙神父主要藉由宣教過程了解原住民，並與之建立關係；原住民則在這個關係中，學習西班牙語、接受基督教、成為基督徒。緊接著統治凱達格蘭族的，是將西班牙人趕走的荷蘭人。但是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對於平埔族的歷史而言，除了經營貿易與傳教之外，很少真的留下什麼文獻資料。真正帶領大家全面進入北台灣的，其實是探險家郁永河，他於康熙三十年（1697年）來到台灣，五月初二，帶領著僕役以及採硫所的鼎鑊及其他工具，自淡水進入兩山夾峙的甘答們（關渡），不僅面對「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滙為大湖，渺無涯……」，同時也代表著漢人打開了北台灣的視窗。清領時期的凱達格蘭族面臨最劇烈的變遷，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了衰落與漢化。經濟上的弱勢，同時也形成文化的弱勢，許多族人取得跟漢人較好的關係或者血緣之後，紛紛放棄母族的認同，因此



▲十三行遺址所出土的凱達格蘭族先民遺骸

造成凱達格蘭族人口大量減少。當時清廷的同化政策，開設社學以「教化」凱達格蘭孩童，後來更令熟番雜髮結辮、模仿漢俗並賜漢姓，更促使平埔族的漢化。日治時代，日本人建立戶籍制度，每一個人的戶籍中除了紀錄個人的姓名、子女、職業之外，特別註記了種族，註明「熟」的即為平埔族群。雖然日本時代會將個人的種族別記載在戶籍資料上。但基本上人民還是可以自由選擇要登錄什麼種族，有些漢化較深的平埔族人，為了避免被人嘲笑，並不會確實表明自己的種族；或者平埔族女子在嫁給漢人之後，就直接以丈夫的種族作為自己的種族。在日治時代末期，戶籍資料更刪除了種族等等的欄位，讓平埔族的文化更加式微。

結語

代表台灣經濟發展指標的核

四廠廠址，就位於三貂社番載山聚落的區域上；核四廠一號機的反應爐爐址，正好位於當年凱達格蘭族煉鐵遺址上。在核四整理過的地表上，還找得到一些火車鐵的遺跡，足以證明凱達格蘭族有很高的煉鐵技術。而在廠區的山邊還保有很多當年聚落的部族、先人的古墓等，在荒煙蔓草間，沉默了好幾百年，卻不肯消失；如今都因核四的興建，而不可能加以保存。相當於當年八里污水廠之於十三行遺址，今天的核四廠之於凱達格蘭三貂社，又造成了怎麼樣的破壞呢？平埔族的文化保護工作並不是把介壽路改成「凱達格蘭大道」就結束的，在其背後的意義而言，這只會是一個開始，台灣的這片土地上，人民的自覺運動的發聲。對於台灣大部分的移居人民而言，所謂的「原住民」到底是什麼呢？對於那些真正的原住民而言，在逐漸的被同化的步調中，有一些些

想反抗或不想改變的思潮嗎？大家還是對於平埔族，仍有著太多的陌生和誤解，即使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懂得尊重不同的民族，懂得珍惜不同的文化，但對於他的歷史，仍是一片空白，追尋自我的民族定位，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凱達格蘭文化會館

1990年4月14日，凱達格蘭文化館在原住民耆老祈福之下，由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工典禮，歷時二年七個月，於1991年11月3日落成啓用。坐落在北投區的凱達格蘭文化會館更有其文化意涵，因為北投曾經是北部平埔族的聚居地，「北投」二字便是平埔族語「女巫」之意。展示平埔族傳統文物，播放原住民主題多媒體影片，並兼具語言文化傳承及傳統技藝研習的一個專屬空間。為原住民豐富多元的文化保存，盡一份心力。☐